

“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

——以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例

刘 洁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妇女解放的目标,亟需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但由于忽视了男女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异和没有倡导男子分担家务劳动,造成了“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使妇女在“男女都一样”和“男女不一样”的尴尬境地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挣扎。中共及时调整了妇女政策,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回归。

[关键词]男女平等;集体化时期;妇女;社会生产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1-0017-11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集体化时期乡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研究已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中共的带领下,中国乡村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化生产,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使妇女自身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对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和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乡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后,由于传统的思想和习俗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妇女在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男子却没有分担家务劳动,由此妇女担起了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重担,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使妇女获得了解放但未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也有学者对“妇女解放而不平等”的原因作出分析,认为出现“妇女解放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妇女解放过程中国家权力的越位和女权的缺位^①。笔者同意以上意见,但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女权的缺位,还与当时的时代大潮密切相关。本文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为例,考察社会主义大潮下“男女平等”怎样被异化为“男女都一样”和“男女不一样”,以及被异化后的“男女平等”背后乡村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并揭示乡村妇女对这种被异化的“男女平等”观念的质疑和抱怨,最后党和政府对异化的“男女平等”作出了纠正和弥补,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回归。

所谓太行山区,是指以纵贯南北的太行山脉为主线,地处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包括地处太行山深处和太行山脚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之所以把这一区域做为研究领域,是因为该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传统意识根深蒂固,但恰恰这个地区是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最广泛的地区,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也是发源于此^②,另外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郭风莲都是太行山区农村走出的女英雄。笔者在广泛搜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还对太行山区部分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口述史资料,着重“女性话语”和“民间话语”尤其是当事人的感受与理解,力图重建真实的历史。

*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农业劳动研究”(HB13L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志永《女权的缺位: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男女平等的悖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 李金铮、刘洁《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一、“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男女平等”的提出

男女平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开明人士为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而提出的一种思想,这一思想主张让妇女实现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的思想,唤醒了妇女的权利意识,成为世界各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和旗帜。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从兴女学、废缠足开始的,但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仅对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影响较大,对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乡村妇女影响甚微。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广大底层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在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有着一致的地方,同样都是为了争取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权利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但同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初就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其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妇女,同时还承担着阶级革命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世纪末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走向。对此,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一般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依附于中国的民族解放大业,在这其中妇女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作为主体的妇女只是一个有待被唤醒的群体,因此在运动中缺乏女性主体意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党和政府开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此就需要动员一切能利用的劳力、物力、财力参与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妇女,占中国人口的半数,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伟大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各基层(县、村级)单位很快行动起来,开始发动妇女更普遍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太行山区也不例外,太行山区在解放前是革命老区,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在根据地时期太行山区妇女们在中共的发动下就已经开始参加社会劳动,但从总体看,妇女参与生产的人数和参与生产的范围还占比较小的比例,从事的也是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

但随着农村中合作化的逐步升级,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基层各社队都开始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了在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足的必然趋势。他说“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正如毛泽东估计的那样,从1955年起,太行山区各县、社队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1955年春,阜平县南五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计算发现,如果不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男劳力每人平均要担负耕作3.7亩土地,这样就难以抽出男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有利于农业增产的其他建设^②。这就必须进一步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困难。

实行高级社后,劳力短缺的情况更加凸显。昔阳县大寨新胜社,1957年春天,社领导在组、队会

^① 曹冠群《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58年6月2日,第2版。

^② 阜平县妇联《关于三区平阳铁岭村南五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报告》(1955年4月22日),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1-3。

议上进行了算账,如果不发动妇女,就完不成生产计划^①。山西省潞安县五星社,据统计全社仅农业工即需 88752 个,再加上新拓土地和增产任务,需工很多。只靠男劳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计划的,因此必须发挥妇女劳力的作用^②。

1958 年 5 月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共开始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这就使劳动力需求直线上升,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更加明显,人民公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③。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河北省农业人口数为 3299.2 万人^④,抽调到钢铁战线上的劳力曾达到 400 多万人,各种运输车辆达 11 万多辆,派去专门修建水库的劳力也有六七十万人^⑤。1958 年,邢台县人民公社化后,“以钢为纲”的工业建设的发展,需要投入两万多名劳力,另外还需要 7000 多名劳力经常为钢铁搞运输,再加上国家建设的外调工人和长期修公路搞水利的劳力,共需抽调劳力 5 万人,约占全县原有的 11 万名男女劳力的一半^⑥。

随着各行各业的大干快上,男劳力的使用迅速达到极限。因此,发动妇女劳动力成为弥补劳动力缺口的唯一现实选择。而这一动因,又与中共解放妇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⑦。这样,国家工业化和妇女社会解放的目标就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只有先实现妇女的社会解放,才能进一步提到性别解放。

对于性别解放,也即男女平等,党和政府也有一个界定,1954 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有学者指出:宪法中这个规定,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是男女平等的本质内容,也揭示出男女两性的平等应体现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但这种解释可能导致人们做出错误推断:我国的法律已经给了男女同等的权利,所以,男女平等已在我国实行了。^⑧

由于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由于对“男女平等”认识偏差,所以无论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妇女自身都把与男子看齐当作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这也导致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渐变得“男性化”,也导致了“男女平等”的异化。

二、“男女都一样”与“男女不一样”:“男女平等”的异化

在国家工业化和妇女解放的目标取得一致后,中共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新时代的乡村妇女,就必须改变乡村妇女原来的思维方式,这就势必要借助于政策、法律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安排,运用行政力量来全面执行自身的社会政治意图。这种形式下的妇女解放势

① 昔阳县妇联《大寨新胜社妇女参加生产推向了高潮》(1957 年 8 月 23 日),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23。

② 山西省妇联长治专区分会《潞安县南贾村五星社在妇女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1957 年 6 月 15 日),长治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1-18。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0 页。

④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人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 页。

⑤ 《河北省农村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新华半月刊》1959 年第 17 期。

⑥ 社论《公社劳动分工大调整——邢台县统筹安排分工分业保证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红旗社二十几种职业以女代男把强劳力送到第一线》,《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0 页。

⑧ 李晓静、王云兰《男女平等概念新说》,《南昌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必是“国家在场”下的妇女解放,而其中却没有站在妇女的角度去关注妇女自身的感受。

(一) 男女都一样

首先,在妇女参加生产的过程中,男女权利上的平等进一步被误读为形式上的绝对平等,而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被作为男女平等的首要表现形式。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一些妇女不愿意下地参加劳动。但一些村干部和男队员说“要想男女平等,就得男女干一样的活儿”^①。

“大跃进”时期,劳力缺乏达到极致。为了尽快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太行山区的一些社队开始运用大字报等通报批评形式强制妇女参加生产。如柏乡县南阳农业社,在批评肖云风的大字报上写着“肖云风不做活,东家串西家坐。脏不干重不干,吃救济你当先。”^②顺平县太行山区的妇女对大跃进时期这段经历仍然记忆深刻,程振花说“大跃进的时候拿懒婆、拿懒汉,你(如果)不去,队长堵着你的门嚷,谁敢不去呀。”^③另外在阜平县东下关乡栗元蒲分会^④、邢台县东旺乡王快村^⑤都通过这种大鸣大放的方式强迫妇女进行劳动。

这种大鸣大放的方式势必会给妇女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妇女与男子一样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但她们在不同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

除了强迫妇女下地参加生产以外,在生产中忽视男女生理的差别,一味的倡导“男女都一样”,使妇女过度劳动身体受到伤害。

“大跃进”时期,太行山区的广大农村妇女们积极加入到“夺高产”运动中,承担了劈山引水、修筑大坝、开渠、修建水库、深翻土地、积肥等繁重的劳动任务。

1958年6月,山西省榆次县东阳乡94名妇女(最小16岁,最大47岁)被调往七八十里远的田家湾修水库一月之久。出发那天,除部分体弱或是小脚行走不便的妇女坐马车外,其余均步行前往,限一上午时间到达目的地。当天下午就赶赴工地,投入“大兵团作战”。妇女们置身于“军事化行动”的环境中,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的口号声中拼命地劳动。有的带病上工地,受伤不下场,“例假”期间照样干。常常是一天要整整干10个小时,收工后步行到8里外的小峪口村住宿。要村的毕如爱,东阳的董土芬等,因不习惯水土,不适应气候而感冒和肚痛。东阳妇女韩玉芬拉土时被平车撞倒,扭伤了腰和腿。^⑥

“大跃进”时期的顺平县妇女也承受着与体力严重不相符的劳作:

李娥子说(“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赶上了,窑上挖大坑,搬重物,累死了。耨地、割谷、什么活都干。1958年分山药都是(肩)往家挑,要不(现在我)就驼背,都是(那时)累的。……这辈子太累。那时不去地里不行,队长管着,“大跃进”时不去地里连饭都不让吃。^⑦

李香云说“大跃进”那时光让挑水,光着脚挑水,那时没有鞋,舍不得穿鞋。那时候男人去挖水库,女的干地里活,特别累。草长得象小葱高,我的天!吃的粥能照到老天爷,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食堂吃了二三年。当时一盆饭也不如现在一碗粮食多。^⑧

王素贞“大跃进”时男的修水库,女的在家干活,男人是整劳力、女的是半劳力,整劳力三亩地、

① 河北省妇联《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工作向全国妇联妇婴福利部的情况简报》(1957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99-2-97。(以下简称冀档899-2-97)。

② 河北省妇联《生产大跃进中的妇女政治思想工作》(1958年),冀档899-1-101。

③ 2011年8月8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对农村妇女程振花(生于1937年)的访谈笔录。

④ 阜平县妇联《关于我县广大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的报告》(1958年11月20日),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1-9。

⑤ 河北省妇联《邢台东旺乡王快村妇女在生产大跃进的政治思想工作》(1958年5月22日),冀档899-1-102。

⑥ 榆次市妇联《榆次妇女运动史》(内部资料),第44页。

⑦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1933年生)的访谈笔录。

⑧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1937年生)的访谈笔录。

半劳力一亩半地,我们家分了四亩半地让我自己耨,四亩半,把我都累火龙儿(中暑)了。^①

“文革”时期出现了一些“铁姑娘”群体,这种泯灭性别差异的去性别化劳动达到了极致。

社会上对“铁姑娘”的印象大致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铁姑娘苦做苦干“苦”形象——“铁姑娘有铁肩膀,铁手铁足铁了心,正好修地球”,妇女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超重的粗活。石灰使妇女的皮肤溃烂,石头磨烂妇女的手。煤灰使妇女洗澡用刷子蘸肥皂也刷不干净自己的脸。挑、装卸、冲洗、抬、人拉肩扛,填补工资的不足,供养中华儿女,报酬是那样的少!^②另一种是“铁姑娘”是一群没有女人味、男性化的女人——“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锹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③

这是社会上对“铁姑娘”的一般认识,“铁姑娘”们的英雄事迹在当时的一些报纸、档案中也随处可见。

或许有人会说,文献记载中“铁姑娘”的事例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大背景被宣扬和拔高后的“铁姑娘”形象,但山西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们对大寨“铁姑娘队”所做的口述调查或许能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铁姑娘”,能更深一层的理解当时的“男女都一样”。

贾爱明:我们那时候道儿就是这么窄,再一个路也不好走,都是拿担挑。象春天我们上虎头山,都是挑上肥,回来的时候还得挑上石块,秋天回来还得扛上玉米秆,来回两不空,真的是很苦很累^④。

贾存兰:大部分(跟男社员)在一起,反正锄、刨、挽都在一起,锄地的时候,一大片地,这边是男的,那边是女的,男的锄到头,你也得锄到头^⑤。

牛桂兰:反正有时候是比男社员也不次呢,他们拔两行行距,我们也能拔两行,他们深刨,过垄眼,反正是次,跟他们比上走,甚至还要超过他们,看看质量也不次,不是来他们处处不为我们^⑥?

贾存兰说:三战狼窝掌的时候,下的雪有九寸多一尺来厚,拿大扫帚把坝上的雪扫干净,然后再干。石块都让雪盖住了,男社员没有停工,我们姑娘照样不停工。天可冷了,手都崩开了裂缝^⑦。

中共宣扬“男女都一样”的本义是为了鼓励妇女们参加社会生产,鼓舞妇女的干劲,努力争取男女平等。但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的那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被提升为“最高指示”,成为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⑧

(二) 男女不一样

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妇女要争取男女平等就需要干与男子一样的活儿,实现“男女都一样”,但在家务劳动方面,却又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一样”。

①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王素贞(1938年生)的访谈笔录。

② 萧悟了:《铁姑娘——红装和武装》,摘自《激情时尚——70年代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韩少功:《铁姑娘》,载《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④ 贾爱明:女,1947年9月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初中文化,原大寨“铁姑娘队”队员。孙丽萍《口述大寨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页。

⑤ 贾存兰:女,1950年2月生于大寨村,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铁姑娘队”队员、村妇女主任。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29页。

⑥ 牛桂兰:女,1947年生于大寨村,高小文化,原大寨“铁姑娘队”队员。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115页。

⑦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29页。

⑧ “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本是1964年6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泽东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的感慨。《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也只是作为“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人民日报》(1965年),正式引用这段语录是《人民日报》在1970年3月8日,以此为通栏标题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这个语录便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至是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

从有家庭以来,女性就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中,妇女的“妇”字就是女人手持扫把的形象,代表着进行家务劳动的女人。20世纪50年代妇女从家庭走出,开始参加集体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撑起了半边天,但是相应地男人却没有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农村妇女只能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

据井陘县贵泉村农业社的调查表明,家务劳动一般包括:做鞋、做布袜子、拆洗棉衣、拆洗被褥、做单衣、补补丁、捻线、推碾子磨面、摘菜、晒菜、补洋袜子、做饭、照看孩子等。这些活在家务劳动中占的比重较大。如鞋袜,一般要8天左右才能做成一对;一双鞋底就纳两天;拆洗旧被褥一般要5天,缝缝补补颇费功夫;补补丁,更是妇女的一件重活。一些壮、老年妇女,都是穿着补丁堆补丁的衣裳。在妇女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绣花剪样不算巧,补衣补袜难死人”。妇女王生孩补一条裤子整整用了两天,裤子上没有一块整布。其他如采菜、晒菜、洗菜、洗衣、喂猪等,也是妇女家务劳动没完没了的活计。^①

顺平县太行山区的妇女在谈起那段时间的经历时,唏嘘连声。

△笔者:那时下地、做家务、看孩子觉得紧张吗?

李金花:怎么不紧张,家里那么多活,一打钟就得上工,迟到了就扣分。^②

△笔者:缝衣服什么时候做?

李金花:黑夜白天地做呗。纺棉花、做活。原先是棉花籽油灯,后来是煤油灯。^③

冀淑英:整宿整宿地做,只能抽时间做家务。^④

李娥子:那会儿都是把黑夜当白天,推碾子、打水、做衣服、纺棉花、织布,点着煤油灯,整晚上地做活。^⑤

李香云:那时晚上打夜作(熬夜)做鞋,孩子得弄个兜在胸前兜着做针线活,或者等孩子睡着了做活。^⑥

李大俊:那时都是晚上给孩子做衣服、洗衣服,点个煤油灯。做棉衣服的时候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早上还得到地里干活,还得推碾子和织布。妇女们的活很多,地里回来还得赶紧喂猪,小孩不干了,还得哄小孩,再做饭。你不去地里还没吃的。^⑦

△笔者:丈夫帮着你做家务吗?

李香云:不帮着,地里回来就呼噜会儿,歇会儿。一样的干活,妇女干活回来做饭、喂猪、刷家伙,人家就呼噜会儿,做熟了就说“吃饭吧”,人家就吃去了。(笑)^⑧

△笔者:那时你有妇女解放、地位提高的感觉吗?

李金花:我觉不出来解放,稀里糊涂的瞎混呗。^⑨

边燕青:那时去地里干活是男女平等,因为都去干活。但回来(回家)就不行了,男的下工都回来躺着去了,女的就得做饭。男的家里也有活,但不如女的多。^⑩

① 河北省妇联《井陘县贵泉村农业社的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1957年),冀档899-2-98。

② 2011年8月8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生于1929年)的访谈笔录。

③ 2011年8月8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生于1929年)的访谈笔录。

④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生于1939年)的访谈笔录。

⑤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生于1933年)的访谈笔录。

⑥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生于1938年)的访谈笔录。

⑦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大俊(生于1931年)的访谈笔录。

⑧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生于1938年)的访谈笔录。

⑨ 2011年8月8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生于1929年)的访谈笔录。

⑩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边燕青(生于1927年)的访谈笔录。

冀淑英:解放了(笑)?解放你得干活多点,什么活都得干。^①

李香云:解放什么呀?感觉不出来,你去半天给你半天的分,去一天给你一天的分,早上不去还
得少给你点分,人家耨一个垄你耨一个垄、人家挑一担水你挑一担水,一点不少挑,分(工分)还比人
家少,那叫什么妇女提高呀。^②

李娥子:高什么呀!地位不高。人多,两个人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不去地里还不让吃饭。^③

在昔阳县大寨村妇女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冯素梅^④:那时候你30多岁,都有了孩子了吧?要管家,还要干地里的活儿。

贾田环^⑤:有孩子了,那会儿白天动弹,黑夜做针线,黑夜不加班了还要给孩子们洗涮、缝衣服,
那会儿连缝纫机也没有。孩子的衣服,自己的鞋都是自己做的。这会儿什么也不能了,胳膊疼腿
也疼。^⑥

冯:咱们“铁姑娘队”干活的时候要争着跟男的一样,事实上心里角色还是女性角色。还是觉得
现在应该带带孩子,照顾照顾家里。

贾存兰:嗯,其实妇女劳动比男的负担更重,家里外边都得做。^⑦

从这些普通劳动妇女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妇女仅仅是在参与社会生产上获得了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也即承担起了参加社会生产的责任,但男子却没有相应地尽到平等地分担家务劳动的
义务,这就给妇女造成了双重负担,使她们苦不堪言。她们对当时意识形态中宣扬的“妇女解放”记
忆并不是太深刻,而对集体劳动中的“累”却是感受最深的。

三、不能承受之重:被异化的“男女平等”的背后

性别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女人体力上自然弱
于男人;与繁衍人类后代相关的月经、怀孕分娩、哺乳育儿、流产等生命活动也只由女人承担。中
医学指出:“人们在劳动的时候,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适当的劳动,可以使肌肉发达,身体健
壮,工作效率提高,寿命延长。而不适当的劳动将会给人的身体带来损害。”体力劳动是与男女生理
密切相关的,所以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男女都一样”在体力劳动中是不能成立的,用这种有缺陷的
妇女解放理论去指导实践,必然会造成对女性解放价值尺度的严重偏离。

在“大跃进”时期,盲目地要求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全出勤,不论城市或农村,将一些本来应
该留在家庭中以操持家务为主的妇女也发动出来了,偏重于强调“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干得
好”。特别在冬季开展热火朝天的积肥运动中,有很多地方提出了“泥坑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为
了完成任务一律不许请假”的口号,有的妇女带着月经、怀着孩子也照样和男子下河、受冷,干到半
夜。而在夏天,又由于天热,农活拥挤,各地为了抢荒,又开展了抢荒突击月。提出“早下地,晚回
家,中午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只重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而忽视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照顾,所以
很多地区在支配妇女劳力时,对孕妇、经期、体弱的妇女在分配农活时不加以照顾,不适当地分给
她们体力不能达到的农活,如打井、开渠、拉车、抬土,强调怀孩子的妇女也得下地等,忽视给予她们安

①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生于1939年)的访谈笔录。

② 2011年8月3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生于1938年)的访谈笔录。

③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生于1933年)的访谈笔录。

④ 冯素梅:女,采访者,现为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⑤ 贾田环:女,193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⑥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41页。

⑦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109页。

排家务的时间,导致妇女过于操劳,损害身体健康,致使患月经失调、子宫脱垂、浮肿等病的人数大大增加,有的甚至失去生育能力。^①

1961年,根据河北省卫生厅的调查,“全省闭经人数约有200万人(注:发病数字不要向基层传达),一般占青壮年妇女的20%,特别严重的地区达到50%—70%;患子宫脱垂的全省约有10万多人。而且有些地方这种病情仍在继续发展……”^②

在太行山区,妇女在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状况。

表1 妇女病发病率(太行山区)

地 区	调查人数 (成年 妇女)	发病 人数	占调查 数%	其 中					
				子宫脱垂		闭 经		其它妇女病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涉县西城公社龙虎生产队	464(劳)	5	1.05	5	1.05				
平山城关、北贾壁	109	13	11.9	4	3.7			9	8.2
邢台县南王窑生产队	137	9	6.56	2	1.45	7	5.1		
平山县城关公社新安生产队	114	7	6.1	3	2.1	4	5		
内邱西张南站	328	152	46.4						

资料来源:河北省妇联《据重点调查推算全省子宫脱垂的发病情况》(1961.4—10.20),冀档899-2-186。

上表中数字是河北省妇联统计的。从表中数字看,各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妇女发病,妇女病发病率最高的县是内邱西张南站,发病率高达46.4%。

另外,从太行山区其它县的统计看,妇女产生月经不调、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河北省阜平县统计,东城铺公社委家峪大队共有闭经的3个,月经不调的6个,子宫脱垂的4个^③。城关公社城关生产队共472户,16岁以上的妇女479人,子宫脱垂11个,闭经80个^④。山西省昔阳县井沟生产大队第三队,因营生没计划,派活不合理,全队妇女闭经就有9个,月经不调5个,子宫脱垂1个,疾病妇女占到全队20个整劳力的62%^⑤。井沟妇联主任李小妮,1958年春季带着妇女散粮,不顾一切,带头冲锋,结果病得一年不能参加劳动^⑥。后龙凤塘大队,据1957年至1961年的统计情况,所有育龄妇女的怀孕和小孩成活情况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61年育龄妇女70个,怀孕妇女仅5个,占生育妇女的7%。老年妇女王金棠反映说“现在妇女说劳动好,为社劳动是好,不过就是不生育,再过几年往后看过去,人口要少一半。我有四个小媳妇,就有三个没孩子,当汉汉。”李金华反映说“现在的女人,真正成了男人,一不生育,二不过月经,我有二个媳妇,也没有给我生下个孙子。”^⑦

对于妇女病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过度劳累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1961年河北省委曾指出“发生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劳逸结合得不好;有些妇女缺乏卫生知

① 河北省妇联《关于保护农村妇女儿童健康的情况及问题》(1958年),冀档899-2-97

② 河北省委《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的指示》(1961年),冀档855-19-862。

③ 阜平县妇联《东城铺公社委家峪大队妇联会通过发动组织妇联工作推向高潮》(1961年),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1-26。

④ 阜平县妇联《关于在城关公社生产队进行妇女劳动保护重点情况向县委和专区妇联的报告》,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1-29。

⑤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1961年6月25日),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31。

⑥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1961年6月25日),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31。

⑦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1961年6月25日),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1-31。

识,不知道怎样预防疾病,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患了妇女病不愿讲;由于两年来的灾害影响,有些人营养缺乏,体质下降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有些领导同志,对妇女的特殊保护工作重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关于保护妇女劳动力的政策和规定,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安排劳动和工作时,对妇女生理特点照顾不够,要求男女“一律化”,开展同等要求的劳动竞赛,或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让妇女担负过重的力不能及的劳动和工作。在安排生活时,对妇女的疾病不够关心。……”^①

除了妇女病,当时妇女们所受的其它苦痛也让妇女们铭记于心。笔者在顺平县太行山区做调查时,妇女们道出了她们心中那段不曾与人说起的往事:

冀淑英说:冬天去满城(修水库),去一冬天。妇女们搬大土坷拉(土块儿)。下了雪冻了冰都得搬,冻得不行。……还有想家的。白天干活,晚上哭。妇女们不是事多吗?去上厕所不方便,有的被尿给憋坏了,去远的地方上厕所时间长了也不行,回来还得让你干活多点或者站着。在近的地方也不行啊,都是大空地,哪有地方解手(上厕所)呀?^②

“文革”时期,由于过分强调“男女都一样”,并以男性为标准,鼓励女性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表面上似乎是要抬高和解放妇女,将她们提到男人的水平,结果却压抑了女性主体意识,剥夺了女性权益。尤其可悲的是,这种对女性权益的忽略与剥夺竟然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普遍认同。一些“铁姑娘战斗队”等组织应运而生,妇女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与男子比体力、比雷厉风行,像男人一样抡十八磅锤头开山劈石,承受炼钢炉前的高温火花以及野外工作的风餐露宿等等。这也给“铁姑娘”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永恒的烙印。

四、“真实自我”:“男女平等”的回归

在妇女参加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男女责任和义务的平等,没有充分注意到男女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异,给妇女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如有的社员说“高级社好是好,就是参加劳动挣的工分还不够吃药的钱,咱宁愿挨点饿,也不愿去送命。”^③昔阳县东冶头公社各生产大队,高级社后觉得妇女的技术不行,总是让妇女做重体力劳动、笨营生(担粪、刨地、担土等)。如栽山药时,总是让妇女去担水,男社员去插秧。特别是妇女在月经期间也照常参加各种劳动,因此造成了80个妇女只有50个来参加生产,致使经常参加生产的妇女说“现在的人,偷懒的偷懒,装病的装病,按住这老实人死不放咱,一个月不放一天假,不给家务活留点时间。如果你要有事,就非装病不可。”^④

这种状况在“大跃进”期间就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制定一些保护妇女劳动力的政策。1959年,李德全^⑤发表《关心妇女健康 保持旺盛干劲》的讲话,提出“各地医务人员要关心和注意保护妇女健康,……懂得注意保护身体健康和安全生产的道理。同时还应协助公社和生产大队,改善劳动条件,协助推行‘三调三不调’,‘经期孕期挂牌’的办法。”^⑥到1961年7月,中央转发了全国妇联《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政策》的报告,进一步提出:(1)在农业

① 河北省委《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的指示》(1961年3月21日),冀档855-19-862。

② 2011年8月2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生于1939年)的访谈笔录。

③ 河北省妇联《关于保护农村妇女儿童健康的情况及问题》(1957年),冀档899-2-97。

④ 昔阳县妇联《认真执行同工同酬,加强妇女劳动保护》(1961年6月29日),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6-2-46。

⑤ 李德全,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⑥ 李德全《关心妇女健康 保持旺盛干劲》,《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生产中,要实现男女分工合作,合理安排妇女劳动力;(2)因地制宜做好“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工作;(3)应继续防治妇女病,并巩固治疗效果;(4)建议公社党委及生产大队支部定期检查妇女劳动保护执行的情况。^①妇联的这一报告转发后,各省、县基层单位也相继采取措施保护妇女劳动力。

山西省长治地区的妇联组织协助劳保、卫生等有关单位制定了若干劳动保护制度与具体办法。并有重点地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通报推广和及时地发现与解决问题,并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了三调三不调和经孕期挂牌制。在怀孕期间每天劳动时间看情况自定,并减免一定的基本劳动日,对产妇普遍地做到产后100天不分配生产任务,适当减免基本劳动日,还给予口粮补助,调剂部分细粮和蔬菜类等。在保护妇女劳力的同时,各级妇联还配合卫生部门采取了土洋结合、集中治疗、巡回治疗等办法,对妇女闭经、子宫脱垂、子宫出血、月经不调等疾病进行了普查、普治,一般效果好,妇女疾病大大下降。如晋中区曾在5月份有4万名妇女患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占妇女劳力50%。经治疗后,10月份已下降到2万多人,较5月份下降55%。在劳逸结合方面,不少生产队认真进行了妇女休假制度,并采用轮休发牌制等办法,保证女社员有劳有逸。^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下,妇女们的身体得到了保护,发病妇女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妇女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社会解放,而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但在“文革”时期,由于当时“左”的路线的影响,这种去性别化的“男女都一样”又被发挥到极致,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结 语

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之一,并把妇女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共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与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完成社会主义大业以后,妇女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放了。从阶级分析角度看,中国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确实存在一致的一面,但毕竟,妇女解放不等于阶级解放,从性别分析的角度看,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任务和目标又不可能是一致的。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集体化时代的时尚话语。但泯灭性别差别的男女平等无视男女间生理和心理的差异,打着“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事女人都能干”的旗号,在把农村妇女引出家门的同时,又使她们的“解放”走入新的误区。由于片面追求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和整个阶级的解放,从而忽视了妇女本身的感受,又重新给走向解放的妇女增加了新的困难和障碍。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在社会变革中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彻底结束女人无历史的状态,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无论智力还是体力,如果什么都要达到和男人一样,这就导致了女性的“异化”:首先,妇女在违背自然本性学做男人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给自身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其次,妇女走上社会,从本质上是失落于家庭中的人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回归,是女性增强主体自我意识和发展创造力的基本途径。但她们对男性价值标准的追随却又不自觉地延续了历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依附男人,压抑自我。

事实上,男女不平等不只是单方面的,男性和女性碰到的难题是一个问题的两极。有学者认

^① 《中央转发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政策和农村托儿组织问题的两个报告》,《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第409~411页。

^② 山西省妇女联合会文件《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21日),长治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8-1-31。

为 与女性被弱化相反 男性是被父权文化极大地强化了 因此也是受害者^①。在现代社会中 男性由体能优势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日渐丧失 却依然扮演着力不从心的“超人”角色 并由此陷入了困境。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走进厨房干起家务 可是过去的角色期望仍箍在他们身上 角色的剧烈冲突和压力使男性严重超载。因此 打破性别不平等不是单方面的要求 男女完全有可能合作 共同打破“男强女弱”的观念枷锁 不仅解放女性 同时也使男性解脱。

(本文作者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博士后 保定 071002)

[责任编辑:江俊伟]

《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要目

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考虑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陈锡文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主要特点和研究价值

逢先知 冯 蕙

两个百年战略节点与中国经济强国梦研究

张占斌 周跃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

张神根

计划外用工:当代中国史上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

张学兵

社会资本视阈下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发展之道

王晓荣 何金凤

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

齐小林

向往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

——纪念续范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孙 英

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起之秀和中流砥柱

高 放

《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曲青山

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公开建党”探析

黄进华

^① 叶晓楠《男女平等 任重道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月5日。